

印度是立體的

林玉葉

我走過頭了嗎？我能回頭嗎？

要是火車開動了，我要先跳上火車再說，擠在印度人當中，他們會不會……
要不然就此流落異鄉？

印度初體驗：驚恐

印度的火車長又長，一列火車掛了各式的車廂（臥鋪、普通坐式、貨車、動物車……）約三十幾至四十節，我們包了兩節半的車廂，兩節掛在列車最後，另半節在前面與印度人共乘。當我們到達時，兩節車廂就脫離列車停留原地。

從新德里下飛機，午餐後，直奔舊德里火車站。火車已在等我們了，從火車頭快走六分鐘，才到我們車廂。因沒有時間等候，一夥人共擠上兩節車廂，經連繫印儀學苑同學們要在可停靠久一點的大站換車廂，幾站過後會有人引導我們換車廂。心想：換車廂沒什麼嘛，不就在隔壁！

下車後往前走，想到同修在後幫忙年長者，我應先把自己安頓妥，沒有等他，就自己先走。但我還是瞻前顧後的，想說做個中間橋樑，腳一直努力地在移動，突然一下子就看不到前面的人影！繼續走著，也不知過了幾個車廂，前後均不見同學身影。此時開始心慌了：「我走過頭了嗎？我能回頭嗎？要是火車開動了，我先跳上火車再說吧，擠在印度人當中，他們會不會……？要不然就此流落異鄉？才第一天耶，看看自己身上未穿制服，是不是菩薩馬上就懲罰我不守規矩？」妄想紛飛恐怖至極。念頭一轉，想到《心經》的

「無有恐怖」，趕緊念「南無觀世音菩薩……」。約過了兩節車廂，終於聽到熟悉的「國語」(印度腔)，有人喊我：「往這邊上車！」火車上有很多印度人，協調就緒後，雖躺下卻無法入眠。半夜裡驚見一彪形大漢，差點坐到我身上，我大喊：「NO！」這才走人。在火車上，共度過18小時才到達格拉普爾(Gorakhpur)。

來印度的第七天那晚，與見瓚法師及麗花學長三人，因未趕上大巴士，三人共乘一輛三輪車，沒想到我還是停留在台北人的思維。三輪車一離開飯店，便進入一個黑暗世界，沒有月光、星星，沒有路燈，沒有人家燈火——一片漆黑，偶有汽車閃著大燈錯身而過，只聽到車夫邁力踩著三輪車的喘息聲。

好久好久，車夫才拿出一盞小小的手電筒，照著前輪地上，左右搖晃，一會就關起來了。這時，突然想到：車夫知道我們要去那裡嗎？白天，短短的路程不見荒涼與黑暗；此時，路好長、天好黑、又好冷，置身那裡都不知道！見瓚法師出聲了：「何種因緣，讓我們三人在此共乘這一輛三輪車？」打破了寂寥緊張的氣氛，三人偶有交談。許久才露出些燈光，終於到了菩提大塔。下車後，麗花學長才說剛剛既緊張又害怕。

這是在印度的第二個驚恐。讓我體驗到——未來——無知的可怕。發現，很多事並不是自己想的就是對的。平常聽聞佛法頭頭是道，「煩惱放下、心不隨境轉。」看似容易，但境界一到，無明生起，心早已被境轉了，當知要努力修學，方能遠離恐怖。

體證無常

我的工作除教學外，常背著相機尋找繪畫靈感與教材，十年來未曾失誤過。第三天在倫比尼的早上，行程才正式開始。我特別裝了一個8G大容量的記憶卡，想好好拍個夠。拍到一百多張時，不知



◎小朋友的親手圖畫，只能留在記憶中，作為此行美好的回憶。

(攝影：林士銘)

怎麼，記憶卡被Format掉了！也許還有救回來的機會，我心想。為了安全起見，便不敢再繼續使用這張記憶卡，也擔心記憶卡容量不夠，不敢隨心所欲地拍。

那天午後，在前往迦毗羅衛城途中，由於路況不佳，車子突然彈跳過猛，我坐

最後一排，頭撞到車頂再落下，頓時一片空白，頭部乍痛，像是當頭棒喝，好像有人告訴我：「明明不再畫畜生道眾生，還在瞄準這些題材！」而我手上的相機當時正對著窗外的景物，隨我上下撞到窗台，也卡住不動——原來鏡頭撞壞了，像戰士上戰場沒有了武器。（相機裡留的最後一張是五頭牛。）沒想到，無常這麼快就體驗到。接下來幾天，因為沒有相機，就用畫筆和畫本，畫下可回憶的剎那。這些最珍貴的記憶，在回到台北的第二天才發現：畫本不見了！

這趟旅程的一切歸零，無有所得。在這些無常當下，心裡卻很平靜地享受著佛法的滋潤——法喜充滿。

還好記憶猶新，趕快參考同修所拍的照片，重新再整理一次，（我所畫過與來不及畫的所有活動與景物。）只差當地小朋友的真跡無法彌補。也因此用「心」重遊了一次印度，沒有時間的緊迫和空間的限制，我踏過的每一寸土地及所有的活動，既清晰又感人。